# 通志堂經解

日仁12
1411
442

門口 12
雜卷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九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鄭氏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孔氏曰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大司馬職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山陰陸氏曰諸侯作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是之謂明諸侯之尊卑若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異是矣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頒讀爲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

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周公有勳勞之事周本紀鬼侯作九侯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爲年十歲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始制作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道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註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詩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則相武王者不止周公經之所言將以明周公之勳勞爾幼言其年之未長弱言其才之未強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武王卒成王年十三則處於幼弱之間不



曰居天子之位而曰踐者與文王世子言踐阼同義所謂鬼侯豈高宗所伐之鬼方與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者將以七年致政於成王故也必待天下大服然後致政周公之志槩可見矣禮寓於形容制之然後其形成樂寓於聲音作之然後其聲出度量寓於器用須之然後其用廣器之所宜須者不止於度量有規矩權衡準繩止一二者爲言何也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以之度長短故謂之五度其形則起於璧羨而禮寓之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以之量多少故謂之五量其聲則中於黃鍾而樂寓之矣先王以爲度量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考然則禮樂者出自度量度量者寓諸禮樂此王乎禮樂故止言度量而已

山陰陸氏曰秦誓三篇數紂之惡初曰焚炙忠良刳剔孕

婦次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後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放黜師保囚奴正士今曰脯鬼侯而已則以明堂朝諸侯故也明堂所含義衆所謂明諸侯之尊卑亦以此孟子言伊尹說湯以伐夏救民故書伊尹主伐事伊尹相湯是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故記以周公主伐事周公相武王是也若太公者涼彼武王而已所謂涼於力爲薄成王雖幼不弱公不復踐天子之位也且成王既武王託孤在公公於是焉辭攝以爲潔則可也以爲聖人則不足矣六年朝諸侯蓋自成王除喪始至是六年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即此朝於明堂蓋成王諒闇百官總己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喪畢成王尚幼是以周公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作陽也制陰也陰制而陽作之禮樂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內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聽政諸侯來朝則見於大廟明堂以頒朔而已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尊於是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然猶不敢正大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爲宮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制明堂位蓋周公之爲故記禮者以爲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鄉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公曰天子然負扆而立則成王自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耳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

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雖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若固有之以爲以枝代王君臣易位學者由是紛紛至於今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

長樂陳氏曰昔周公作禮樂以爲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是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三年而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其黨以攻其廷示之力役且猶至此況導之以禮樂乎此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禮作樂須度量於天下也蓋律呂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周於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其本於黃鍾一也故度起於黃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度長短也禮之意寓焉量起於黃鍾之龠其員象規所以量多寡也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



論禮必齊以度量樂雖起於量未有不資於度故樂記論樂必稽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須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夫然後天下得以因器會道中心說而誠服矣語所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方其始須出以內宰掌以司市及其既頒也慮其或不一也以合方氏一之慮其或不同也以行人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天下惡有不大服者哉然此特禮樂與政而已未及夫刑也禮樂刑政相爲表裏而王道備其極未始不一也故又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終焉樂書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考之不合此

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丕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於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講義曰制禮樂以暢中和之化須度量以一天下之俗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鄭氏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勳事功曰勞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



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

孔氏曰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授之也自此以下皆爲周公有勳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案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案大司徒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爲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爲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七百里案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案論語千

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謂之成國鄭引詩魯頌閟宮文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也知魯公謂伯禽者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長樂劉氏曰周公攝天子之政於外抗世子之法於伯禽習成王以君天下之道於內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而教法行焉道德立焉成王由是以大成也生其身者武王也成其德存其位者周公也蓋二十有二始聽天下之政而周公復歸臣位者禮北面以事成王然未足以周公之勞烈



也攝政七年緝文王之舊政廣敷於四海以盡其性以順天命三才由之各安其位萬彙由之各遂其生然後采唐虞夏殷之善法緝熙有周之猷爲以成一代之典著於六官以遺成王俾踐於躬以爲萬世仁民之矩度措周之德隆於唐虞距今未有能迫之者文武成康之德遂配於天地覆載萬物無有窮也者周公之勞烈也故成王以周公此

有勳勞於天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武王十二月崩成王年十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成王喪除年十三矣周公於是乃攝政至此七年王二十矣故以王事歸授之王王功曰勳言勳則國功民功從之矣事功曰勞言勞則治功戰功從之矣

嚴陵方氏曰七年致政於成王即洛誥言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是矣周公之功格于上下宜成王有以報之詩言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若是則封周公之子而已然封周公之子以承周公之祀是乃所以封周公歟故經之言如此孟子言齊魯之地方百里蓋伯禽以侯爵受封故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并附庸言之則爲四方百里孔子以爲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則附庸故也并附庸止主非魯有其地也且在邦域之中以爲東蒙又言方七百里者是亦兼附庸而已以於方四百里而此又言方七百里推之并附庸而方四百里者侯之常封也并附庸而方七百里者非常之封也以諸侯則常封而已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其出於非常故特曰錫焉詩言俾侯于魯書言魯侯伯禽則魯受侯爵也明矣然魯既受爵而此又或稱魯公者蓋公侯皆有國者之所通以伯子男之稱則侯之稱公不爲過矣國君之子稱公子亦以是也革車兵車飾之以革也千乘謂出千乘之賦也井田之法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出車賦以給軍故革車言之詩又言公車千乘者以輸國言之則曰公車以給軍言之則曰革車其實一也

慶源輔氏曰始言周公相武王伐紂未至於天下大服則公之職未終也然則周公之攝也欲終己事而已終己之事所以終文武之事成王以流言之故始蓋有疑於周公矣及其感金縢之事視天變之速然後悔其前日之非既悔而褒崇周公故不能無過當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豈以周公常攝天子之位邪非周公之意矣

盱江李氏曰或問魯用王禮如何曰成王以周公勳勞命

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稱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祀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饗以騂犧是饗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新安王氏曰此漢儒夸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爲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公身爲三公又爲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辭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



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邪

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鄭氏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孔氏曰下云季夏六月禘禮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以有事於上帝故鄭知建子之月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爲魯故此云魯郊日以至祭天尚質大路一就知是祭天所用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

禮牲用殷白牡車乘殷大路也弧以竹爲之其形爲弓以張絲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弓衣謂之爲韣周禮日月爲常又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故知魯不祭嚴陵方氏曰周制郊以建子之月所以迎其氣之生禘於建巳之月所以順其位之正此魯所以於孟春祀帝於郊季夏禘周公於大廟魯人郊禘不用周之牲路而用商之牲路何也蓋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經言天子之禮具以是歟故郊特牲言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而謂之僭也凡旂建於車者皆言載此曰載弧韣旂則以建之於大路故也觀禮言載龍旂弧韣則與此同義十有二旒則天之數也日月之章則天之明也郊所以明天道其謂是歟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之載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此亦隆殺之微意也

山陰陸氏曰孟春不言正月著魯卜郊卜日其從之疾也穀梁曰我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人臣用天子之禮樂故其言婉而成章如此據郊特牲載晃璋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慶源輔氏曰變公爲君以下所云非公之事也後言君卷晃立于阼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鄭謂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

殷祭天車也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蒼帝靈威仰也魯不祭昊天上帝鄭說也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級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鸞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嵓

鄭氏曰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鸞鸞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鸞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嵓爲之距

孔氏曰自此至下也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己代之牲故用殷牲尊用犧象山罍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犧讀如沙沙鳳鳳也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作獻字齊人之聲誤爾此犧尊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象尊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

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
天子於追饗朝饗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禘祭雜用
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啓酒黃目
嘗烝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
酌鬱啓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
薦用玉豆者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
云殷玉豆是也雕篹者與豆連文故知篹屬形似筥亦薦
時所用篹既用竹不可刻飾故知雕鏤其柄鄭註飾其直
直謂柄也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
氏爵名以玉飾之故曰玉琖加以璧散璧侯者加謂尸入
室饋食竟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以其非
正獻故謂之加于時薦加籩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內宰
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

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是夫人再獻訖諸侯爲
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
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梡嚴者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案禮
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侯加雲氣天
子犧飾之夏俎名嚴嚴亦如梡直有腳曰梡虞氏尚質未
有餘飾也加腳中央橫木曰嚴夏世漸文故也
長樂劉氏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者此謂后稷之廟在
魯者也魯有閟宮則姜嫄之廟也魯郊於天以后稷配非
無廟也周公薨於周而廟祀於魯三年之喪始畢則以天
子之禮樂禘祀周公之主於后稷之廟所以審諦其昭穆
之序也然後周公之主始安於其廟之祀禘祫由之行焉
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則用白牡者異乎
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書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蓋以

周公之勳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別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亦冨厥剛乃其意也犧者牛也而用事於耕者也象者西方之獸而致用以白者也於尊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內也罍也者貯酒而給於尊也詩曰餅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罍之爲器大矣謂之罍者有雷之象蓋雷出於時則利於物而反之則爲災器之名罍警之而已經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禍乃其意也山也者止而安者也而罍以山者所以安於神司尊彝有山尊與此類也玉者陽精之純而通神明者也故於瓚所以用圭瓚同意篤則以竹而利也故瓚之柄所以用圭豆之飾與瓚同意篤則以竹而無事於雕雕之者以其質而有取乎文也璧者圜而有天體之象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爲酒戒

也玉爲陽故君以玉琖獻尸璧之體有降於玉故賓長以之然散於角亦非所以施於尊者禮曰賤者獻以散畢者舉角是也言加則知非正爵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嚳者周祖之所自出也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此言禘周公則非周之祭法也特用夫禘禮而已凡六畜皆謂之牲蓋取夫能生之而後可殺故也所謂黃目即黃彝也而又曰鸞尊者以鸞鳥之所實也瓚柄之形必以圭者圭爲東方之器東方純陽君道也故用圭至於夫人則用璋而已以其陰雜之故也與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同意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名雖不同至於用玉則一而已然此止及璋者蓋舉大足以兼小而婦人之從夫可知矣天子飾豆以玉諸侯以象玉豆則天子之豆也以

玉以象則與笏之所用同義且琰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唯其所容有加於琰也故又因以爲加焉

馬氏曰黃目者以黃金爲目也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玉豆所薦謂菹醢之屬水草之和氣也雕篹所薦謂山陰陸產之物也凡器飾之以玉者皆貴文之意也

陸氏曰言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則以禘祀公而已非以禘公也用卜而後用之用重此也以二之而已據加以璧散璧角玉琰仍雕言雕則玉不純矣下於周故也灌用圭璋故加用璧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先言璧散蓋禮正獻以小爲貴者加獻尚大正獻以大爲貴者加獻尚小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今曰薦用玉豆外無他豆也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今曰梡嶡外無他俎也

新安王氏曰周官有鬱人鬱人不知鬱謂之秬鬯鬯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鬱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二卣賜文侯周公在東都曰成王嘗以秬鬯二卣命周公禋於文王武王則秬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疑案禮秋嘗冬烝灌用黃彝黃彝即黃目賜諸侯或一卣或二卣不言黃彝何也卣乃中尊蓋黃彝別名或謂尊有三彝爲上卣爲中罍爲下失其義矣凡灌天子諸侯用圭瓚后夫人用璋瓚瓚者其柄也故鬱尊有黃目灌有圭瓚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禮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

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鄭氏曰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

孔氏曰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案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爲武王樂也朱干玉戚者赤盾玉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鄭引周禮韎師以證經之昧樂又引小雅鼓鍾之詩以證南蠻之樂鍾即南也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秦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也萬物衰老取晦味之義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

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于舞助時藏也此東曰昧西曰
株離與白虎通相反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言皆於大廟
奏之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也
馬氏曰歌者人聲也匏管者竹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
者所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賤武也周公
之德妙而不可知所可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德成
於制作之間武功存於征伐之際故章其武功則錫之以
武樂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樂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
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文服也服冕服而舞大武者以
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者服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
以守其文也禓者服之見美也皮弁素積掩蔽其文而不
顯故禓衣所以顯之也
山陰陸氏曰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
言下管象嫌歌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位下管象同作
也仲尼燕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
以不嫌遠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故冕而襲以舞大武升而
禓以舞大夏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不言
大武大武蓋深矣又在其後　又新說曰積與弁文服也
皮與素則陰矣故以舞大夏干與戚武器也而朱與玉則
陽矣故以舞大武此陰陽相成之義陽以陰成之故禓武
也而以舞大夏陰以陽成之故冕文也而以舞大武　又
曰大饗之禮與宗廟同故亦升歌清廟下管象而舞大武
大夏燕居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繼之夏籥序興是也
養老之禮則異於大饗故升清廟下管象其舞則大武而
已無夏也蓋武降大夏一等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
舞大武是也燕禮則有勺而無大武蓋勺降大武一等儀

禮所謂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舞樂合樂則勺是也

嚴陵方氏曰武爲征伐之名夏爲文明之地武王以征伐之大功而戡亂於商故其樂謂之大武夏后以文明之德而受禪於舜故其樂謂之大夏以武爲征伐之名故武王之號因以同其樂以夏爲文明之地故夏后之樂因以同其國焉然則大武者武舞也大夏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玉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玉者朱爲含陽之色玉爲陽精之純朱玉德也以見先王有德而立武焉弁必以皮積必以素者皮無經緯之文素無繪繡之功皮素質也以見先王不以文而滅質焉於武言干戚以見文之有羽籥於夏言禓則知武之爲襲其言亦相備而已然其樂先文王之歌而後武王之武者時之序也其舞先武王之武而後夏后氏之文者事之序也先王之時祭必用夷

樂蓋中天下而革立四海之民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君子之所樂也故周官有韎師及旄人鞮鞻氏之職者以此東方曰夷而與蠻戎狄通謂之四夷者猶之公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且四夷之習俗雖各不同至於與夏相反皆易而無文則一而已然而夷樂有東南而無西北者亦隆殺之微也東爲四夷之長對蠻之小爲大焉周官專以韎師掌之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南於豐鎬爲尤遠焉詩言以雅以南經言胥鼓南者以此昔成王欲報周公勳勞故其命以樂也以諸侯爲未足又命之用天子之樂以時王爲未足又命之用先王之樂以中國爲未足又命之用四夷之樂則所用廣矣故曰言廣魯於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考之於經舞干羽於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

舞於西階武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詩簡兮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乃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漢之樂亦先武德之舞而後文始之舞唐之樂亦先七德之舞而後九功之舞然皆先武而後文蓋曰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又曰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剥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剥圭以爲鉞柲是也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爲主而待敵者非



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爲事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温純之德爾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之樂如此則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蓋公羊所傳者誤也然朱干玉戚之舞國君躬與焉祭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又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蓋四夷之樂東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其服色名之或

以其聲音名之服色則韎是也聲音則侏離是也其他不可以考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掌教四夷之樂韎師則掌教東夷之樂而已然韎師之樂施於祭祀大饗而旄人鞮鞻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於四夷爲長饗於燕爲重觀韎師曰師旄人鞮鞻曰人與氏師則序於前而人與氏序於後則夷樂之別可知矣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而弗內也觀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前而孔子譏之東漢元日禪國之樂作於庭而陳禪非之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蓋陳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升歌清廟下管象說見文王世子

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內祖迎牲于門夫人



薦豆邊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

孔氏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總稱房爾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鄭引詩鄘風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證副是王后首服案周禮褘衣揄翟闕翟等皆是

后之所服禕衣則后服之上者故鄭云禕王后之上服也
迎牲于門謂祼尸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人薦豆籩
者謂朝踐及饋孰并酳尸之時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
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籩及祭祀之屬當祭
之時令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以
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天下大服明周
公之德宜合如此
長樂陳氏曰作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陰之地君於作法陽
之道夫人於房體陰之道天子六冕有衮冕諸侯出而有
君道故其冕亦如之而王后六衣亦有禕衣以從王祭祀
諸侯之夫人從夫之爵則禮當服焉鄭氏以爲二王之後
誤矣
嚴陵方氏曰卷冕即衮冕也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而
王亦彼衮以象天以其九章之盛服之有章者窮於此故
也首飾以副爲名者首以髮爲正飾則副之故也君立作
夫人立房中所以順陰陽之位而已祖則內體露故曰內
祖然人勞則如是必內祖迎牲將以親射親割而致其力
故也迎牲于門則薦豆籩于室可知牲則於外男子之事
故君迎之豆籩則膳羞婦人之事故夫人薦焉與五官奉
六牲六官奉六盛同義經有言籩豆何也凡籩則豆從之
周豆則籩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侯之豆數鄉飲酒
言五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籩者若晉侯饗季孫宿有
加籩而武子辭則雖或特言籩固亦有豆矣周官籩人掌
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籩人而後醢人焉
蓋以籩尊而豆卑故也及其並陳則籩居邊而豆居裏然
則以尊卑言故曰籩豆以內外言故曰豆籩其實一也君

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司寇奉犬之類也其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焉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蓋謂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刑肆師於祭之日誅其怠慢者是矣

山陰陸氏曰君出迎牲卿大夫從矣而後夫人薦豆籩命婦賛夫人男女相辟別嫌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亦以此命婦賛夫人言賛不言相優魯也據卿大夫人

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臣而用天子禮樂之祭宜人之心有慶源輔氏曰周公人臣各舉其職而無怠慢之意至於一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然後知天下大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公爲不可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誇詞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鄭氏曰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礿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魯在東方朝常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巡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待乎竟故也祭社祀礿大司馬職文礿當爲方四方勾芒之屬也

長樂陳氏曰夏以飲爲主故於祭謂之礿秋以薦新爲主故於祭謂之嘗冬則物之衆而可進也故謂之烝春言社則知秋獮者亦祀方也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獮則春社亦蒐也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

嚴陵方氏曰言夏礿秋嘗冬烝而不及春祠與王制言烝

則不衹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衹爲春祭爾春祭闕禘而不闕社者禘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與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爲主秋社以報爲主春省以耕爲主秋省以斂爲主爾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故也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之者以此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蓋禮有所隆爾

講義曰此不言春禘先儒謂魯在東方王以春東巡狩則魯闕春祭朝常用春當朝之年則亦闕祭非也特經有脫文耳祭不可闕也

馬氏曰天子大蜡八凡此者天子之祭也而魯以周公之功故得用之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鄭氏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門路則諸侯三門與皐之言高也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門及廟制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引大雅文王緜之詩證諸侯有皐門應門也

盱江李氏曰鄭以爲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大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大廟亦如明堂矣若周之大廟制如明堂魯之大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大廟如周之大廟也何不曰大廟天子大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饗帝告朔當

放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作大廟以天子明堂之制作庫門以天子皐門之制作雉門以天子應門之制鄭司農云天子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中門也周官所謂中門之禁蓋在是矣禮宰夫執木鐸以令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以此君復于庫門亦以此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亦以此君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亦以此然則左宗廟右社稷在庫門之外雉門之內故君出疆莫入自闕孔子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此大廟在雉門之內之證也庫門應在內今在外者魯王禮也使雉門之外又有門焉據天子一曰皐門二然後曰雉門

長樂陳氏曰皐者始事之辭記曰皐某復周官有皐舞皆始意也五門始於此故曰皐王之庫藏在焉故曰庫有雉之象故曰雉對於路門而爲布政教之所故曰應五門以路爲大故曰路此言庫雉而不言路者以路爲門之大天子諸侯無嫌於不同故也古人出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有以金爲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爲秋秋則其氣肅而以殺爲主故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有以木爲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爲春春則其氣温而以生爲主故所用多在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而語稱孔子之德亦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也此皆天子之政也

清江劉氏曰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

春秋考之天子有皐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皐
應畢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
乃立皐門乃立應門書曰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
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
於北門之外大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無道庫雉
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
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
二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兩觀不譏雉門也無道
皐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
在皐門外治朝在應門內內朝在畢門內畢蹕也王出至



此則蹕也師氏掌焉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海內
莫不敬應也皐告也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
天子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內朝在路
門之內謂之庫雉者諸侯不敢戚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
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雉猶治也路者路寢
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
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閒于兩社爲公室輔者是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五門自內而出一曰路門路大也正寢
之門二曰應門應和也路門倡之應門和之三曰雉門觀
闕築於此四曰庫門器械藏於此夫觀闕所以垂象爲民
極則築之於五門之中亦宜矣器械所以除戎器戒不虞
則備之於外門之內亦宜矣五曰皐門皐緩也近則迫遠
則緩皐門爲五門之遠者故也名以庫門而比天子皐門

之制名以雉門而比天子應門之制自外而入則皐門近庫門故庫門比皐門之制自內而出則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皐庫在外故自外入言之雉門在內故自內出言之且庫雉者天子之所獨皐應諸侯之所同必以天子所獨者爲名取其別於諸侯也止於諸侯所同者爲制又以降於天子也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宮正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亦此意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𤦲屏天子之廟飾也

鄭氏曰山節刻樽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尸窻也每室八窻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飬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冡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大廟之飾鄭註樽盧今之斗拱也侏儒柱梁上短柱也重檐者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鄭云重承壁材也刮楹者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謂牖户通達詩云塞向墐户故知鄉謂窻牖也

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坫上故謂之反坫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謂之樹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椉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鄭云椉思也此皆天子廟飾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

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爾天子用其詳而魯用其略也

嚴陵方氏曰刻節爲山取其有鎮而已飾棁以藻取其有文而已復廟復猶傳所謂複道之複坫簠圭與爵之器也反坫者爵坫也崇坫者圭坫也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反坫亦可以崇爵矣獨於圭曰崇者措圭之時無反覆之異故也出尊者爵坫在尊之外也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故在尊外則曰出康圭者圭以坫而康也凡物措之則康故以措圭言康圭此皆天子之禮故臧文仲山節藻棁管仲反坫塞門君子以爲僭焉

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死復有歸根而靜之義刮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齊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疏疏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金華應氏曰復廟重檐深嚴邃密於內以爲神人祭祀居處之所即詩之所謂寢廟奕奕是也前殿曰廟後殿曰寢總而名之則皆曰廟蓋內雖宗廟外具朝廷之體故天子受覲於此納聘於此諸侯聽朔於此聘享於此焉棄峙而

仰承欲其安靜故刻以山鎮之象而亦有草木蒙茸之狀
棁細而俯踞欲其縈爛故繪以藻荇之文而亦有水勢流
動之狀非嚴密靜深則不足以安神靈故復廟以邃其藏
而重檐則又以避風雨也非絢麗赫奕則不足以昭物采
故刮楹以華其飾而達鄉又所以通日月也稠複重固幽
而神之也開通洞達顯而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之桷斲之鄧密石焉刮楹其一隅
也大廟旅楹徘徊皆有柱達鄉若今偷柱使前達也反坫
反爵之坫崇坫崇矣康圭使圭安焉出尊使尊見焉尊爵
之所從也康讀如字坫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疏爲疏
於其上
慶源輔氏曰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乃
備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
周路也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
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春秋傳曰大路素
鸞或爲欒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車其制各別路即車也鉤曲
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案桓二年
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
祭天尚質故鄭云素也
長樂陳氏曰鸞在衡和在式鸞鳴則和應唱和於自然故
虞氏之車以之鉤者曲也致曲以趨時者人之道故禹之
車以之大路繁纓一就周官謂之木路木則質而其制略
殷之道略於周故車以之乘路繁纓之就十有二周官謂

之玉路玉爲陽之精而其制文文之盛莫過於周故車以之

嚴陵方氏曰鸞車車之有鈴者必曰鸞取其聲之美也若鸞刀謂之鸞亦以是而已鉤車取其形之曲鉤邊謂之鉤亦以是而已車之有鸞自虞氏始也車之有鉤自夏后氏始也以其尚素而於道爲大故曰大路若大圭謂之夷亦以是而已以其最貴而尊者所乘故曰乘路若乘馬謂之乘亦以是而已周尚文故其路名之以乘而飾以王然於鸞於鉤曰車則上下之所通曰路則尊者之所獨以其上下之所通故或以鸞車爲遺車焉家人言鸞車象人是已或以鉤車爲兵車焉司馬法言鉤車先正是已以其尊者之所獨故大路乘路殷周乘之以祀而已郊特牲言乘素車貴其質是殷以大路祀明矣

巾車言玉路錫樊纓以祀是周以乘路祀明矣夫路以大言之也人君大物者故所居則曰路寢所乘則曰路車也山陰陸氏曰詩曰鸞聲鏘鏘又曰鉤膺鏤鍚則車皆有鸞馬皆有鉤鸞車言和鉤車言正大路言道乘路言德

慶源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周始稱車爲路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新安王氏曰路即車也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謂之鸞車夏始鉤車大路木路也殷人以此爲重故謂之殷路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王路非魯所敢僭故郊禮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爲玉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鄭氏曰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爲緌讀如冠纓之纓有虞

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
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
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
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旌旗有虞氏之綏但注旄竿
首未有旒繆夏后氏之旂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繆大
白謂白色旗大赤謂赤色旗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
畫也鄭引周禮巾車職文必知綏爲大麾者彼大麾上有
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
麾也

金華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則車服之等辨於下旂
常之數備於上至舜而已詳世本云奚仲爲車正建旗龍
旂等級則車旗之制至夏而寖詳然舜車惟有鸞和而已
夏則鉤之而曲商復反之於質至周飾之以玉而益文矣
舜惟建旂常耳至夏則復綏之以羽旄綏者旒之係於繩
而垂者也商復以素爲飾周赫之以大赤而又加明矣
長樂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而已此有虞氏所以謂之旂
也至於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西主殺而屬乎
義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
之色南者離之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旂以之
嚴陵方氏曰旂飾以龍以象春綏飾以黑以象冬大白以
象秋大赤以象夏綏即巾車所謂大麾是矣大麾色黑而
質且旂即所謂交龍爲旂者是也大白即雜帛之物也大
赤即通帛之旜也唯麾不在九旗之數故特以綏名之
山陰陸氏曰車旂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其彝
其勺言三代簋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祭言四代其旌其酒

言三代敝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重者舉四亦言之法若樂言伊耆氏之土鼓女媧之笙簧與四代之樂矣其鼓其簨虡舉三代可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牡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鄭氏曰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爲純白凶也騂剛赤色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尚黑故用黑鬣駱白黑相間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以鬣爲所尚也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剛壯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

嚴陵方氏曰馬以毛物爲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皆以鬣言之剛公羊氏作犅蓋牛也牡言其質也剛言其性也言三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其亦用牡可知故書言湯用玄牡而釋者以爲未變夏祀也郊特牲言牲孕弗食祭帝弗用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犧雞且用牡而況牛乎蓋陽貴陰賤不得不然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魯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所殺也駱馬黑鬣即視乘驪白馬黑首即視乘翰黃馬蕃鬣即視乘騵然則駱馬黑鬣夏后氏猶以爲黑白馬黑首殷人猶以爲白黃馬蕃鬣周人猶以爲赤蓋君子不以下妨上小妨大如此白牡言牡而已周然後稱剛殷白牡周騂剛不言尚尚不疑也

慶源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剛也殷言牡則夏亦牡也夏言尚則殷周亦尚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鄭氏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故知泰用瓦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然殷尊無足則泰罍犧並有足也犧象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嚴陵方氏曰泰司尊彝謂大古之瓦尊蓋彼名其質此名其義故也山罍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諸臣所酢之罍也以山罍爲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爲尊因謂之壺尊也著讀如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亡殷質故



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無飾爲質有飾爲文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瑴殷以斝周以爵

鄭氏曰爭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於其上瑴以玉飾之殷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掌稼也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

長樂陳氏曰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瑴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瑴象棧爵象雀而掌有耳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瑴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瓚掌則三者之飾可知

矣詩曰洗爵奠斝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辛爵而飲之戔斝先王之器也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戔斝及尸君非禮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斝殷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尊之義故因以名焉殷質故也若行葦所謂尊斝者爵也司尊彝所謂斝彝者尊也爵則爲爵之形以承之周尚文故也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者自周始然爾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戔殷則一升曰斝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

山陰陸氏曰戔以齊言斝以酒言知然者盎脣亦或謂之棧酒豈尊一名斝彝知之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鄭氏曰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彝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爲雞形而畫雞於彝斝畫爲禾稼黃目以黃金爲目鄭引周禮以下司尊彝之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斝彝黃彝義亦然龍勺勺爲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其末微開也

長樂陳氏曰尊之爲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勳而不廢撫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爲常可知矣尊

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也記曰鬱氣之上尊雞
掌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然彝之爲器不特飾以雞鳥黃
目虎雌之象而已凡邦國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
於宗彝是也凡臣之有功銘於此祭統勤大命施於烝彝
鼎是也蓋臣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勤大命者施於烝彝鼎
則三時之彝不預也　又曰雞者司晨之始則陰盛而陽
微祼所以求諸陰故夏后氏以之若夫司尊彝以春言之
者春則所謂時之首焉者也龍勺龍陽中之陰也淵潛而
爲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殷以疏者亦前疏屏之意蒲之
爲物柔而順有懷柔百神之意　禮書

嚴陵方氏曰灌尊所以實祼鬯之尊也夷以對險夷者道
之常險者道之變故孟子引烝民之詩變彝爲夷者以此
勺用以酌酒者疏與疏布之疏同而與疏屏之疏異蓋疏



而通之無他飾焉

山陰陸氏曰六彝雞東方也鳥南方也虎西方也蜼北方
也黃彝牟彝中央也鄭氏謂牟畫禾稼龍勺爲龍頭蒲勺
爲鳧頭疏勺爲雉頭經曰雉曰疏趾龍勺以能施爲義疏
勺以能不溺爲義蒲勺以能不溺爲義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
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鄭氏曰蕢當爲凷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
號也今有姓伊者氏古者氏者拊搏以葦爲之充之以穅形如小
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用古代之樂及四代樂器土鼓謂築
土爲鼓蕢桴以土塊爲桴葦籥謂截葦爲籥說者以伊者
氏爲神農

嚴陵方氏曰古者以土爲鼓未有鞭革之聲故也簨虡者以虫爲虡未有斲木之利故也葦籥者以葦爲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拊搏揩擊言所以作器也或言其器或言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互相備也

山陰陸氏曰伊耆氏之樂如是而已故曰伊耆氏之樂也據四代之樂器也樂舉遠古器舉近世樂性情也與生俱生者也器形而已據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中琴言琴小琴言瑟略之也書言憂擊鳴球搏拊琴瑟記言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者蓋搏拊治亂以相是也治亂在下堯舜之事治亂在上殷周之事球璞也磬器也琴瑟器也大小



形也堯舜言璞殷周言器堯舜言器殷周言形又書言搏拊言憂擊記言拊搏言揩擊搏取聲深拊取聲淺憂取聲代與他物異則以樂長樂陳氏曰中央爲土以土爲鼓則中聲具焉以簨爲業則中聲通焉簫之爲器如笛而三孔通中聲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蜡祭之禮亦始於此故周官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爲之則伊耆氏非古有天下者之號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爲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四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乎八物哉虞書述舜樂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

以詠是樂器成於有虞氏備於三代也琴瑟之器士君子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揜細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爲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鼓至葦籥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矣施之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於僭矣樂書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案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爲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可援文王爲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玄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爲之也且季氏亦已毀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有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禮

也世室既遠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鄭氏曰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類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爲廩以藏粢盛鄭註古者至樂祖大司樂文於此祭之者謂於此瞽宗祭之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

橫渠張氏曰四代學名多不同要之皆是學可解則解之不可解何必强爲養老尊賢之地也瞽宗云善聽教歌於此則瞽蓋太師之官也後世樂正雖未必瞽其學則不害亦謂之瞽宗也

嚴陵方氏曰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以善養人期於充實也序也者射也射有偶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教故也瞽宗者瞽人之所宗而樂祖在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頖宮者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辟言辟以禮廱言廱以樂頖宮雖半辟廱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故也有虞氏以善養人而未及乎禮夏后氏及乎禮而未及乎樂殷人及乎樂而禮樂未能兼備兼備之者在乎周而已此周所以爲文之盛歟然孟子言殷爲序而此以夏爲序言周爲庠而此以虞爲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其實一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鄭氏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孔氏曰定四年左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國名子都拔棘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爲戟

嚴陵方氏曰凡此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也王氏曰大寶鎮寶皆寶器也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俘之非以德服天下不能受其獻也故爲之先者以能得其傳爲榮爲之後者以能守其傳爲善是皆天子之事左氏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



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則大弓也則魯得有天子之器固明矣凡五兵之用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矣然後又者擊之戰者刺之弓爲五兵之始戟爲五兵之終此言棘與弓則五兵之用略具故戎器必以是爲言焉

山陰陸氏曰以周賜我爲夸故曰天子之器也其言天子之禮之祭之政之廟飾之戎器以其爲夸一也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繁弱豈以善中名之歟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公羊曰璋判曰弓繡質龜青純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也夸辭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

笙簧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搥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賓我嗟鼓周頌曰應鞉縣鼓垂磬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叔末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

孔氏曰鄭引殷頌那之篇證殷搥鼓引周頌有瞽之篇證周縣鼓垂之所作調和之鍾叔之所作編離之磬女媧所作笙中之簧三者先代之樂魯皆有之案舜典垂作共工鄭不見古文故曰堯時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包犧制度始作笙簧鄭註和離謂次序其聲縣聲解和也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聲希疏相離

嚴陵方氏曰搥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為在下故特謂之鼓足焉與司服言弁則曰弁服屨人言屨則曰服屨同義

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鍾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

山陰陸氏曰不言足鼓而曰鼓足言足固宜在下也和鍾編鍾也離磬特磬也

長樂陳氏曰足不若搥之高搥不若虡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耳　又樂書曰正北之坎為革則鼓為冬至之音而冒之以啓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柷鼓敔鼓瑟鼓琴鼓鍾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

蓋鼓制自伊耆氏始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搥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春秋之時楚伯棼射王鼓跗豈夏后氏遺制歟周官大僕建路鼓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搥也是搥

鼓爲一搥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搥貫而置可知商頌曰置我鼛鼓是也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棟田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器始作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唱始之樂歟鍾之爲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鍾和聲之鍾非淫聲之鍾也磬之爲樂編之則雜離之則特叔之離磬特縣之磬非編縣之磬也和鍾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爲之或謂營援爲之離磬始於叔或謂古毋句氏爲之或謂伶倫爲之豈皆有所傳聞然邪古者造笙以匏爲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道達陰陽之沖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焉太蔟之音也蓋其制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衆管在匏有

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是已詩曰吹笙鼓簧則笙簧笙中之簧也笙簧始於女媧氏而世本謂隋爲之豈隋因而循之者歟詩曰並坐鼓簧又曰左執簧傳曰鼓振虡之簧則簧又非笙中之簧也簧之爲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三或十九竽簧三十六竽數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翼

鄭氏曰簨虡所以懸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羸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爲翼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爾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案考工記筍飾以鱗此經并云虡者蓋夏時筍虡之上皆飾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簨虡殷則於簨之上刻畫木爲崇牙之形以挂鍾磬也詩周頌云設業設虡業虡相對故鄭知業則簨也其實簨上更加大版刻崇牙謂之業故詩大雅云虡業惟樅是也翣扇也言周畫繒爲扇戴小壁於扇之上

嚴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簨虡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翣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虡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虡飾以贏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設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虡所以縣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是也 樂書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孔氏曰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簋簋連文故鄭云皆黍稷器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簋此註云未聞者瑚璉之器與簋異同未聞爾鄭註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誤也

長樂陳氏曰敦者養人之厚也璉者養人而不絕者也瑚以玉爲之玉者美而有充實之意養人以爲充實者瑚之

用也簋以竹爲之竹者和而有節意養人所以能節者簋之用也食所以養陰自其數而觀之則以兩以四以六以八豈非陰數而愈備於前歟

嚴陵方氏曰兩敦若內則所謂敦周官所謂玉敦是矣四璉六瑚即孔子貢爲女器者是矣釋者以爲宗廟之器焉八簋即伐木所謂八簋是矣皆黍稷之器也故每用陰數之偶則與籩豆同義曰敦曰璉曰瑚曰簋則所命之名不同也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數也

山陰陸氏曰敦亦簋也蓋設以對故謂之敦兩謂之對則四謂之璉可知瑚言蓋蓋之而不可知也簋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匰以此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菽菽一名彫胡蓋以其器名之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稌稷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椇

豆殷玉豆周獻豆

鄭氏曰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曾頌曰籩豆大房椇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孔氏曰虞氏質未有餘飾故鄭知梡有四足而已蹙謂足橫辟不正鄭註嶡之言蹙謂嶡足間有橫似有橫蹙之象也周則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但古制難識不可悉知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

嚴陵方氏曰梡者斷木爲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嶡者於

足間加橫木焉植爲立橫爲崴故也椇者旣有橫木又爲曲橈之形則於是爲具故也此皆漸致其備也椇豆未有他飾以木爲柄若蜡氏之椇而已玉豆則於椇之上又飾之以玉也獻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爲初獻矣醓人所謂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耳以祭祀之豆爲踈刻之形則燕享之豆不踈刻矣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是皆漸增其飾也

山陰陸氏曰椇所謂全烝是也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豆言首竹言籩縢瓦言足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鐙固足也

長樂陳氏曰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烝

此房俎也少牢禮言俎距此橫距也其高下脩廣無文舊圖謂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莊周曰加肩尻於雕俎之上唐褚遂良曰禹雕其俎士喪禮有素俎蓋雕俎始於禹而後世用之於吉凶者文質於是異矣殷又曰椇椇之枝屈而不能伸故殷俎其形如椇故名之房者堂之偏者也周俎之足上下兩間其形象之故曰房俎椇豆椇者木之屬也以木爲之則無異飾椇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獻以言其用禮書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鄭氏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韐而已

韍或作黻

則尸先脾中雷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嚌肺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昏禮有離肺又有祭肺鬼神陰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爲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爲主而已 禮書

嚴陵方氏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雖有陰陽之異要之以陽爲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者焉蓋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心於色爲赤故也殷尚白爲勝青故祭肝肝於色爲青故也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肺於色爲白故也必各祭其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王天下不能王天下則無以致孝於宗廟矣

山陰陸氏曰氏旁出也有虞氏稱氏言堯之旁出堯猶在也夏后氏稱氏言舜之旁出舜猶在也自此以上稱氏以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殷制虞氏直以韋爲殷未有異飾故服殷夏后氏畫之以山殷增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故鄭知殷爲祭服案士冠禮士緇布冠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嚴陵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鄭氏曰氣主盛也

長樂陳氏曰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

此殷稱人無夏矣周稱人無殷矣此篇言殷周如此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

孔氏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案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鄭知經言尚非也

嚴陵方氏曰明水者陰鑒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以爲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鄭氏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



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

孔氏曰此經明魯兼有四代之官魯是諸侯案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蓋成王褒崇於魯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言之鄭引昏義證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

嚴陵方氏曰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與此不同何也書之所言者據其號記之所言者據其人蓋官有差等而分職不可以無辨職有繁簡而用才或得以相兼故官之號常多而官之人常少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蓋謂此也以虞氏之官其實五十則夏殷亦其實數而已夏倍虞之五十而百殷倍夏之百而二百是乃所謂夏商官倍也周三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實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亡爲言豈其然乎天官言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天子之官得以相兼矣書言周公爲師則三公之職也又言虎公位冢宰則六卿之職也豈非相兼者乎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置是矣蓋魯用四代之禮樂惟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若禘禮有山罍而無大尊夷樂用東南而闕西北皆此意也山陰陸氏曰有虞氏官百而言五十夏后氏官二百而言百以著積隆有漸魯乃今得兼用之非實數也與魯頌同義

慶源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夸



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有虞氏 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爲之緌殷又刻繒爲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繡白繆素升龍於繆練旒九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夏既綢杠以練又以練爲旒殷刻繒爲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前經云簠虡既以崇牙爲飾周尚文更取他物飾之故鄭云恒也

周亦武取天下殷既以崇牙爲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鄭云恒也

不用牙也周以物爲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以鄤柩車前
文崇牙璧翣是飾筍虡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故知喪葬之
飾鄭引周禮證葬有旌旗及翣之義天子八翣禮器文諸
侯六翣以下並喪大記文
嚴陵方氏曰崇牙與樂之所設其名雖同其用則異公西
赤志孔子之喪曰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
設斧夏也正謂是矣
長樂陳氏曰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
翣與筍虡同者爲欲使勿之有惡耳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
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
道之國是故天下貴禮樂焉
鄭氏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



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
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
矣
孔氏曰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於後美大魯
國據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據其多者言之
耳亦有但舉三代者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
謂事事盡用也作記之時是周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
有道之國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宗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貴
禮樂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故詩述四篇而作頌語
稱一變而至道孔子舍之而何適齊仲孫則言未可以動
韓宣子則美其禮吳季札則嘆其樂三氏謂周公有人臣
所不能爲之功德而報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明

堂位之所以作歟然而居人臣之位而用天子之禮樂是法之變而已非法之常也聖人由是即其間必寓之微意雖致其隆亦每存乎殺焉是以雖承周公之祀而受魯侯之爵郊禮旗用日月之章而闕弧韣之旗禘禮灌用特祭之黃彝而闕間祀之虎雖獻用常祀之犧象而闕間祀之大尊灌器言圭瓚而不言璋瓚夷樂用昧任而無離禁社言春而不言秋省言秋而不言春於朝天子之年或闕春祭有大廟之制而無明堂以至有庫門而無皐門有雉門而無應門有木鐸而無金鐸廟止曰世室學止曰類宮此皆隆殺之意也由是觀之聖人之制作也豈徒然哉學者不可以不察

金華應氏曰有眞賜之以備物而他國不得齒者郊禘之盛禮是也有例須之常典而他國未必不同者如祀嘗烝社之常祭是也有眞異之以寶玉而視他國爲特優者崇貫之鼎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此其器固遠傳乎古他如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虞夏商周之尊彝則皆用其制度而已如虞夏商周之官則亦汎記其多寡之數而又未必用其制度也

山陰陸氏曰以爲如此而已是故亦緩詞也文雖少褒其詞如是與失之誣者異矣

慶源輔氏曰傳謂傳說也蓋言久矣天下共傳說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弒也雖曰隱惡不若不言之愈也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桓公宣公之事欲附會而不可得遂併記婦人髽士有誄之事以言禮之變謂此書爲近於誣若然胡爲列之記乎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

宣之弒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爲在平王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緝而載之所以不及弒事其說尤可信不疑也非特此而已且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若果出於成康及周公之身安得所謂魯公武公之廟乎乃知事有在目前歷千載而弗誤者雖聖人猶然而況其他此不獨可辨明堂位之非誣尤以成呂覽之言而證成康周公之無違禮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喪服小記第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録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哀之本在心及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者乃其末耳此篇則以服爲主故以服爲言且謂之小記至於大記則所主不特在服故不曰服而謂之大記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鄭氏曰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孔氏曰自此至則髽一節論斬衰之喪男女括髮免髽之異斬衰者主人爲父之服也括髮者爲父未成服之前所

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有笄纚徒跣扱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括髮者以麻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爲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爲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而括髮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髽髮袒是也至尸出堂子拜賓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後子往即堂下之位士喪禮所云男女奉尸俟於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此時則異也鄭註又夾是此時也若爲父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經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經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惡笄榛木爲笄也婦人質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故要經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以終喪　崔氏



曰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夾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衽扱著白布深衣其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纚皆吉屨無絇其服皆白布深衣至死之明日小斂若大夫死之明日襲明日小斂若大夫死者俱二日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纚之上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皆加環絰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括髮之時則著免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髽下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其大功

以下無髽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絰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三日成服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鄭謂接神不可以純凶是也至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首絰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爲葛雖受變麻爲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絰練冠素纓中衣黃履緣爲領袖緣布帶



繩履無約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二十七月乃禫服玄冠衣黃裳而祭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所謂纖冠而練纓吉履踰月服吉父沒爲母與父同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變除與父沒爲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畢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

藍田呂氏曰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改音問

長樂黃氏曰括髮免髽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括髮免髽者奔喪是也有啓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

時者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爲尤廣蓋喪禮未成服以前莫重於袒括髮檀弓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爲父括髮而至於成服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小斂有括髮有免及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唯此也自斬至緦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爲尤廣也嚴陵方氏曰衰凶服名也其制當心曰衰當背曰負左右曰辟其別如此而通謂之衰者以衰雖見於衣服其本在心故也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髺髮袒免於房婦人髽於室則袒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新安朱氏曰括髮是束髮爲髺鄭氏儀禮註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慘頭然所謂慘頭即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髺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

鄭氏曰別男子也

孔氏曰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節但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是男子冠而婦人笄若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髽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者鄭註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慘頭慘髽有二種一是斬

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
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是斬衰之髽用麻鄭註以爲露紒
明齊衰髽用布亦謂之露紒髽也喪服往往寄異以明義
或疑免髽亦有盲故解之以其義言於男子則免婦人則
髽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無服別義故云其義也
長樂黃氏曰襄公四年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
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註髽麻髽合結也遭喪者多故
不能備凶服髽而已疏曰髽之形制禮無明文朱世儒者
各以意說鄭衆以爲枲麻與髽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
爲之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爲去纚而紒案檀弓記稱
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
從從爾爾毋扈扈鄭玄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
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應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

玄云纚而空露其紒則髽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
爲父髽喪三年空露紒髽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
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
是髽之服也杜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髽合結亦當
麻髽半也於時魯大師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
備其凶服唯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傳言魯於是始
髽者白此以後遂以髽爲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
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鄭玄云時家
家有喪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實髽者
謂之笄此特言其吉而已凶而變爲男子則去冠而免
婦人則去笄而髽蓋有冠則首服去冠則免故曰男子免而婦人髽也

則疑故去笄以麻繞之謂之疑若夫男子成服則亦有冠焉所謂厥冠是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焉所謂惡笄是也然則喪之或免或疑者豈有他哉特以辨男女之義而已山陰陸氏曰婦人笄猶男子之冠故司馬子期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可乎喪服傳曰女子子適人者謂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疑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蓋曰以笄則其主在笄以疑則雖有笄焉非笄之正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孔氏曰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苴者黯也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蒼苴所以衰棠經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爲父有終身之痛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者殺也必用桐者明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此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終身之心與父同也

賈氏曰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內外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外內之痛此爲父所以杖竹桐外無節經時而變象家無二尊屈於父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此爲母所以杖桐也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儀遭

疏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如祖父卒爲母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沒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

嚴陵方氏曰言祖父卒而爲祖母如是則祖母卒而爲祖

父亦若是

爲父母長子稽顙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鄭氏曰父母長子稽顙喪尊長及正體不敢不盡禮也雖緦必稽顙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其餘則否謂婦人恩殺於父母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合稽顙之事重服先稽顙而後拜父母長子並重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此謂平等來弔若大夫弔士雖是緦麻之親亦必先稽顙而後拜也婦人爲夫與長子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

長樂陳氏曰稽顙猶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爲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鄭氏曰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

孔氏曰婦人外成適於他族不得自與已同宗爲主此云異姓者與夫家爲異姓同庾氏曰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今或無適子適婦遣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男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鄭氏曰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

孔氏曰此一經論適子承重不得爲出母著服之事出母謂母犯七出爲父所遣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爲出母期若父沒後適子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不復爲出母服

嚴陵方氏曰爲出母無服者隆於公義而殺於私恩也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鄭氏曰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孔氏曰此一經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疎著服之節親親以三者上父下子并己爲三也爲五者鄉者三加祖及孫故謂五也以五爲九者已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兩孫以四籠五故爲九也上殺者據己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但父祖於己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高其恩已疏故一等從齊衰三月也所以喪服註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於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而父子首足不無等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又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爲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爲孫既大功則玄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止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曾孫卑故正服緦麻曾孫既緦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故服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斷則

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已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繼殺便止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爲而期同堂兄弟疏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爲子期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與子本應報以三年特爲首足故降至期兄弟之子爲世叔本應九月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比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子期且已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與已子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緦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爲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爲之緦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爲曾孫三月爲兄弟曾孫以無尊降之故亦爲三月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

嚴陵方氏曰親親之道成於三窮於九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有生則有成矣人道上由父生下以生子身居其中然後人道成焉此謂成於三變而爲九是

所謂九族而人道盡於此矣此之謂窮於九曰上殺者遠近之殺也曰下殺者尊卑之殺也曰旁殺者親疏之殺也遠近之殺者近者隆而遠者殺故也尊卑之殺者尊者隆而卑者殺故也所謂親疏者亦若是而已不曰隆而曰殺者親愈上則愈殺於遠親愈下則愈殺於卑故也所謂旁殺者亦若是而已三殺既畢則九族之外也絶族無移服故曰而親畢矣曾者增之也高者積而上之謂也玄者久而小之謂也

馬氏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不言七者以其上而曾高者皆爲遠祖也下而曾玄者皆爲遠孫也凡喪服之道以近爲親是故上殺者有緦麻而無功衰以其相遠也旁殺之親有大功有小功者以其相近也近者至於親親而不尊遠者至於尊尊而不親唯其親而不尊故九月五月之喪功衰而已唯其尊而不親故雖齊衰之喪亦有三月者也

李氏曰周官小宗伯曰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書曰九族既睦辨因其近故止於三睦舉其遠故至於九蓋六世則親族竭矣自己而上殺至於高祖則五世自己而下殺至於玄孫則五世自己而旁殺至於三從兄弟則五世故曰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夫服者所以序其親者也禮有經而等義有推而進權有重而輕輕而重孫爲祖齊衰而祖爲之緦麻兄弟之子爲世叔期從兄弟之子爲從世叔小功五月而從世叔亦爲之五月族兄弟爲族世叔緦三月而族世叔亦爲之緦兄弟之孫爲從祖五月而從祖亦爲之小功從兄弟之孫爲曾祖之兄弟三月而曾祖兄弟亦爲之緦兄弟之孫爲從祖五月而從祖亦期從兄弟則大功從祖兄弟則相爲緦

此經而等也子爲父三年而父爲之期孫爲祖期而祖爲之大功曾孫玄孫爲曾祖高祖齊衰三月而曾祖高祖亦爲之緦此順而殺也爲孫期則爲兄弟之子當大功而亦期此推而進也有傳重者則父爲祖三年祖爲孫期此輕而重也爲祖期爲曾祖當大功而乃爲之五月此重而輕也長樂陳氏曰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頍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哉

內宗而發哉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爲一族父女昆弟人者子爲二族己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己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然於母之母則合而爲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爲二可乎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又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慮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此經則九族殺之差也禮書

山陰陸氏曰族之以喪紀論者孔氏云上至高祖下及玄孫爲九族此斥同姓而兼死言之也族之以親屬論者歐陽氏云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此斥生而兼異姓言之也以此經考之則孔氏之言爲是以詩頍弁角弓考

之則九族異姓在焉於歐陽氏之言爲當也夫以喪紀言服者推而上之極於高祖引而下之極於玄孫者何也蓋曾祖之上其祖謂之高祖尊者以親屬高遠也曾孫之下其孫謂之玄言卑者於親屬微昧也故喪紀於是盡焉以親屬言族者母族三有母之母姓父族四無父之母姓者蓋屈於父之姓故也此父在爲母期之意也然則母之姓於母之父姓何以無屈曰理有等恩有殺於同姓之族嚴於異姓之族略仁義之道也母族三有母之女昆弟適人者而妻族二無妻之昆弟適人者何也蓋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以其非正親故也妻之姊妹於己則非正親其不在族中也宜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鄭氏曰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立四廟者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也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夫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衞侯元有兄繫孔氏曰此一節論王者庶子之郊天立廟與適子同之義禘謂夏正郊天自從也王者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以祖配者以其先祖配祭所出之天也既有配天始祖之廟更立高祖以下四廟與始祖而五也天位尊重庶子爲王郊天祀五廟事事如適子嫌其不得故特明之鄭註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公羊宣三年傳文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引衞侯元有兄繫證世子廢疾不可立也

長樂陳氏曰韋玄成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

也然則玄戊以禘爲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爲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禮爲人後者爲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於祭於孫否蓋爲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廢父母期公子爲後雖受重於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劉歆以爲孝宣以兄孫繼統爲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嚴陵方氏曰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言

王者止曰立四廟者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既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當更衰亂統序既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承祭祀不言可知今經言此者正爲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廬陵胡氏曰鄭謂世子有廢疾而庶子立如昭七年左氏云孟縶之類案經傳庶子王多矣豈世子盡有疾清江劉氏曰庶子王亦如之註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耳又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

耳文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
高祖者也
鄭氏曰別子者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
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別者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
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別子庶子之長子爲
其昆弟爲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五世而遷即小
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
孔氏曰自此至宗也一節並論尊祖敬宗之義諸侯適子
之弟別於正適不得禰先君故稱別子其子孫爲卿大夫
立此別子爲始祖故云別子爲祖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
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故云繼別爲宗也禰謂
別子之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比大宗

爲小故云小宗也五世者爲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比
玄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爲宗故云有五世則遷
之宗此五世則遷實是繼高祖者之子記文略爾若繼高
祖之身未滿五世猶爲服也鄭註小宗有四以別子之後
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或繼曾祖與再從
兄弟爲宗或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或繼禰與親兄弟爲
宗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
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
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兼大宗爲五繼
高祖者至子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故云皆至五世
則遷各隨近相宗然則小宗所繼非一獨云繼禰爲小宗
者雖四初皆繼禰爲始據初爲元故特云繼禰也
橫渠張氏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

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山陰陸氏曰有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繼高祖者玄孫也宗其繼高祖者玄孫之子也先儒謂記文略此讀五世而遷之宗遷之宗猶云五世則遷之宗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鄭氏曰宗者祖禰之正體

孔氏曰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爲宗是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祖故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嚴陵方氏曰先儒疏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特五世則遷之小宗爾若夫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而宗未嘗易焉於祖曰遷於宗曰易者遷有升之之意故於在上者言之易有去之之意故於在下者言之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鄭氏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尊宗以爲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不爲長子斬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

孔氏曰庶適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云明其宗也此言庶子則是父庶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鄭云禰則不祭也然而不祭祖者謂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宗子得立

祖廟祭之祖庶雖俱爲適士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祭之也鄭註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不爲長子斬亦尊宗之義喪服爲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故不得爲長子斬互相明也然父適二世承重則得爲長子三年故鄭註云不必五世也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則不得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也然已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爲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祭然禮爲後者有四條皆不爲斬有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有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有正體而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

斬也惟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賈氏曰適親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子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適子惟據第一者若云長子通立適以長故也儀禮疏

橫渠張氏曰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嚴陵方氏曰適士二廟則有祖廟矣官師一廟則有禰廟而已此言庶子不祭祖者言適士家也下言庶子不祭禰者言官師之家也夫立宗所以重本適子本也庶子支也其不祭也雖祖之不同至於明其宗之義則一而已其曰不祭祖則禰容祭之矣

山陰陸氏曰庶子不祭祖此謂庶子爲士無祖廟者不敢祭祖祭於宗子之家明其尊宗以爲本也庶子不爲長子斬此關上下言之亦言之法不繼祖關上庶子不祭祖者

也不繼禰關下庶子不祭禰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鄭氏曰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月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壇祭之孔氏曰庶子謂父庶及祖庶也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庶子不得祭父祖此殤與無後者之親共其牲物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已不得自祭之也鄭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者謂已是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是父之庶子所生之適子爲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已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之庶者已是祖

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已若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此不云曾祖言祖兼之也云無所食之者以庶子不合祭祖無處食之故宗子主其禮也云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已於祖爲庶故謂已子爲祖庶之殤已是父適得立父廟故自祭子殤在於父廟也爲墠祭之者謂宗子是士唯有祖禰二廟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若宗子爲大夫得立曾祖廟則祭於曾祖廟不於墠也

橫渠張氏曰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絶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止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立而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如士當一廟而設三世則是祖廟而設祖位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



如爲祭伯祖則當自之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使死者無知已妄有去取則已不是不如求中於義理爲善然禮於親疏遠近則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祖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去位板於櫝中至時祭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且無逆祀之禮若又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近世亦有祭禮於祖考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僅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亦然以明尊卑親疏至如設祔位雖以其班亦當少退其禮物亦雖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亦有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且主祭者不可絶親煩辱必須簡逸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

父之庶蓋以殤未足以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也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

山陰陸氏曰其謂之庶子凡小宗子皆庶子也知然者以宗子無無後者又得自祭其殤知之也

金華應氏曰殤與無後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有子鄭氏以殤爲已之子而繫於父之庶以無後爲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惟適可祭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故指此爲兄弟而言之夫所謂殤與無後皂羅其義云爾非謂庶子之子其適與庶皆死也適子或殤而死或無後而死皆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謂之祔食特祔焉而又食之非必同祭於祖故曾子問又謂之殤不祔祭若果如此則兄弟之無後者亦不患於無所祔食矣

盧陵胡氏曰此與曾子問中義同語異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鄭氏曰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

孔氏曰禰適故得立禰廟庶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既無禰廟故不得祭子殤也前文云不祭祖以有祖廟故註云宗子庶子俱爲適士此文云不祭禰惟有禰廟故註云宗子庶子俱爲下士若庶子是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此下士是庶人是有祭義若宗子爲下士是宗子自

祭之庶子不得祭也

金華應氏曰前文以長子斬衰之事重故先言不祭祖又言不繼祖禰以明之以統傳於祖而源流遠也幼殤祔食之事輕故專言不祭禰以明之以子出於禰而源流近也註所言適士下士之說雖於禮法曲盡其詳然立言初意恐不在是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鄭氏曰言服之所以隆殺

孔氏曰此一經論服隆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舉尊長則卑幼可知男女有別若爲父斬爲母齊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此皆人道最大者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鄭氏曰所從亡則已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爲己之母黨也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爲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

孔氏曰此一節論從服之事從服者案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者徒空也於彼非親屬空從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三是妾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從雖亡則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則所從亡則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則臣不復服君黨親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爲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云所從亡則已已止也止謂徒從亡則止而不服者鄭註略

舉一隅爾屬者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三一是子從母服
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
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鄭註亦舉一隅也妾從而出
謂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也
嚴陵方氏曰從服即大傳所謂徒從也屬從即大傳所謂
屬從者也然徒從不若屬從之為重也故於徒從則所從
亡則已於屬從則所從雖沒而猶服焉妾從女君而出則
不為女君之子服者以其義絕故也

禮不王不禘

鄭氏曰禘謂祭天之事也王謂天子也禘謂郊天也
孔氏曰此論王者郊天之事禮惟天子得郊天此經上下論服制記者亂錄不禘之事
廁在其間

山陰陸氏曰此文宜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之上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鄭氏曰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故
親之也為妻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
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

孔氏曰世子既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亦不降與大夫
之適子為妻同也不杖者父為主其子不得伸喪服惟言
大夫適子者若舉世子為妻嫌大夫以下有降喪服若舉
士子為妻其士既賤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
為適婦而降故特顯之

山陰陸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故其妻死齊衰不杖不杖不
敢病也然則大夫之適子為妻何以不杖仕至大夫賢著

而德成以賢望其適也據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然則大夫非世爵祿亦非不世爵祿孟子曰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矧吾大夫之子能似其先人胡爲而不世其所謂春秋譏世卿謂非其似者也

金華應氏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上不敢擬於尊者儲副韜潛而未有君道也大夫之子爲其妻齊衰不杖朞而世子下不敢異於甲者家國雖異而敬父則均也故服不降者非厚於外黨也自處於卑而致其謙焉耳服不杖者非薄於伉儷也壓於所尊而避其私焉爾凡以君父在焉而不敢失臣子之禮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鄭氏曰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甲之也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者謂父以罪誅尸服士服不成爲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爲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服

孔氏曰尸服士服謂玄端若君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註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玄端是也鄭知父以罪誅者以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爲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禮待之士是爵之最卑故服其士服云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者案尚

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是擇其賢者不立封紂子也

嚴陵方氏曰言天子諸侯士之祭其別如此則王制所謂祭從生者也與中庸所言亦同父爲士其尸服以士服者則與喪從死者同義

金華應氏曰古之爲天子者皆積累世德而致之未有一旦崛起而在尊位也其失天下者必有大惡自絕於天人之心否則未有不賴前哲以免也故德必若舜禹而後能自匹夫驟興於萬乘惡必若桀紂而後忽自萬乘驟降於匹夫若諸侯與士之進退升黜雖或有之而亦已鮮矣自周秦以降而後興替之不常貴賤之殊絕始比比有之此論其所祭所服者固亦當時所絕無而僅有然先王制禮以該括古今之變而方來之人情事物不能違焉所以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鄭氏曰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婦正當舅姑之服被夫遣出恩情既離故出即除服也女出嫁爲父母期若婦自有父喪未小祥被夫遣歸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故其情隆於父母也故云則三年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內則止不更反服以兄弟小祥之後無節變故女遂止也已止也未練而反謂先有父母喪爲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家小祥而除是依暮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遣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

反命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

嚴陵方氏曰女出嫁則恩隆於夫家被出則恩復隆於父母得反則恩復隆於夫家既練而反則服不可中道而除故遂其三年凡此所謂以仁起禮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鄭氏曰三年至一時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也期而祭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慟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已一節總明遭喪時節除降之義期而祭者孝子喪親歲序改易隨時悽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於禮當然故云禮也期而除喪者親終二期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固云道也祭爲存親除喪爲天道之變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爲故云祭不爲除喪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要帶總而言之練祭祥祭亦名除喪也

嚴陵方氏曰期而祭謂練祭也除喪謂男子期則除首絰婦人期則除要帶也禮言緣人情道言因天時故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人情天時各有謂焉故曰祭不爲除喪

馬氏曰期而祭者謂之禮其除喪也謂之道禮存乎人道存乎天

李氏曰有經者禮也莫不由之者道也期而祭以其有經故曰禮期而除喪以其不可過與不及故曰道君子應乎禮出乎道而已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鄭氏曰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

孔氏曰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後始葬再祭謂練祥祭也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爲此練祥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祥時除衰杖也鄭註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爲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嚴陵方氏曰未葬則雖期未可練再期未可祥必待葬畢而爲之故曰再祭必有漸焉故不可同時也

馬氏曰祭不爲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焉以祭爲占而除喪者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既已過矣而獨爲之再祭以存親之禮不可廢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者以其存親之節不可忘也祭不同乎時而除喪者亦不同乎時則除喪必從祭也可知矣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鄭氏曰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

孔氏曰此明爲人主喪法也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喪者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爲之主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爲主而子猶幼小未能爲主故大功者主之爲之練祥再祭朋友疏於大功但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爲練祥則虞祔亦爲之祭可知親重者爲之遠祭親輕者爲之近祭故大功爲之祥練小功緦麻爲之練

朋友但爲之虞祔也　皇氏曰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人爲之練祥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緦麻至祔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

田氏曰劉德議問朋友虞祔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否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但後日不常祭之耳（魏田瓊見通典）

金華應氏曰責人必以其所故同姓之所親則要以三年於父游之所厚則期以三月爲義必於其可故變除生者之服飾非親者而不能安祔死者之精神雖疏者可爲之練祥再祭雖不廢而變除之節可略也凡此皆爲死者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

親疏而爲之節若盡送往拊孤之義則雖過於厚而無害也夫死生之相收卹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憚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也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於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於逾葬使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爲之依則小功以下其可以坐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爲之助則爲鄰者儻與之舊者其可以恝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之心則虞練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夫人之急難而處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鄭氏曰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孔氏曰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緦是大夫貴妾無子猶服之也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鄭氏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孔氏曰此一節明稅服之禮父先本國有此祖父以下諸親後或隨宦出遊居於他國更取而生此子此子不與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若此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聞父則稅之謂追服也此子則否然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爲已弟故有弟也鄭註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言若服未除則猶是服內服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也　王氏曰己則否謂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昆弟謂諸父之昆弟

淳于氏曰據降而緦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歟若但以不見則割其至親之本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母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疏矣又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爲非時之恩意實不厭晉淳于纂見通典嚴陵方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鄭氏曰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

孔氏曰自此至臣服已一節明臣爲君親稅之與否此經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臣後方聞之若君未除則從爲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故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鄭氏曰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正親緦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此句補稅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

孔氏曰此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爲稅之本情重故也

山陰陸氏曰嫌小功不稅降服亦是也故出之在此非脫誤也即承父稅喪已則否於義不倫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



已

鄭氏曰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閽寺之屬也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

孔氏曰此經明賤臣從君出朝覲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若君親服限未除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若限已竟而君稅之臣不從君而稅也若君出而國內有親喪君雖未知在國之臣即如尋常先著服凡從服者悉然也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鄭氏曰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祔於祖廟

孔氏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士虞禮云虞於寢檀弓云明

日祔於祖

嚴陵方氏曰喪禮先虞而後祔虞杖特不入於室而已至於祔杖則雖堂亦不升焉蓋哀雖衰而敬愈不衰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亦曰入於堂亦曰升者義亦如此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鄭氏曰徒從也所從亡則已

孔氏曰此經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爲君母後謂無適立庶爲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爲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鄭氏曰如要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杖大如要經之義喪服傳云首經大搤左本在下去五分而去一以爲帶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有五也杖大如經同在下之物故也

賈氏曰首經大搤搤是搤物之稱據中人一搤而言大者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搤之故言大也

山陰陸氏曰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杖大如經蓋如其經即如要絰是如帶非如經也

新安朱氏曰首經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又曰首經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右邊元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卻就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

脫落也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鄭氏曰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孔氏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爲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氏曰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孔氏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男重首經女重要絰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絰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鄭氏曰廟殯宮鬼神尚幽闇也哭皆於次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

孔氏曰此一經論在殯無事之時辟開也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無事則不開也次謂倚廬凡葬前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有事謂賓來弔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並入門即位而哭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鄭氏曰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

孔氏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士與天子同也殷質故男子復及銘皆名周尚文臣不名君也婦人復則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伯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氏如孟孫三家之屬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有伯宗掌定世繫百世昏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鄭註其餘及書銘則同謂周卿大夫以下書銘與殷同也

嚴陵方氏曰復謂魂也銘即明旌也伯仲則長幼之第也小陰陸氏曰男子稱名所謂皐某復是也先儒謂周禮天子復曰皐天子復諸侯復曰皐某復此讀復曰天子復矣之誤也復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非復天子之詞據崩曰天王崩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

鄭氏曰斬衰之葛齊衰之麻其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大功之麻其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

孔氏曰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

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事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鄭註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也鄭註絰帶大小者案喪服傳云首絰大搤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絰帶也至既虞變葛之時絰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葛絰帶與齊衰初喪麻之絰帶同故云絰俱七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首絰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去一又就葛絰七寸五分寸之一中五分去一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即初死之麻絰帶也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絰帶同大功首絰與齊衰初死麻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絰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箅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餘分以爲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略舉大綱也

山陰陸氏曰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絰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絰其要絰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是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故也下文故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矣故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鄭氏曰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際待哀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得依常葬之禮赴猶急疾也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待三月葬竟而急設虞安神宜急也

卒哭猶待三月者奪於哀痛不忍急也

山陰陸氏曰此不及期而葬不及期而葬報而後知之即及期有會而無報葬雖速猶須三月而后卒哭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鄭氏曰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孔氏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虞祔及衣服之制父母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月葬曾子問先輕後重謂先葬母也葬母竟不即虞祔更修葬父之禮以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也後事謂葬父也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鄭註父死在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但未葬之前皆是前月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父未葬不得變服也若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卒事之日反服父服故鄭云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鄭氏曰大夫爲庶子大功祖不厭孫也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尊降庶子一等兼不爲主之事大夫降其庶子故爲其庶子不爲大夫者服其大功也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爲三年也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尊不得主之

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子不降庶子以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大夫不主士之喪者不以尊攝卑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鄭氏曰恩不能及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爲慈母之黨服此即是喪服中慈母父雖命爲母子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爲慈母之父母有服者恩所不及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鄭氏曰以不貳隆

孔氏曰此一節論婦人不貳隆之義　賀氏曰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則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爲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及祖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　熊氏曰夫爲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鄭氏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

孔氏曰謂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祭於尊者之前也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也猶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

也若有士則當衰於士故雜記云不衰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爲士者當衰於士不得衰於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鄭氏曰録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

孔氏曰此一經解喪服經中繼父同居異居之禮繼父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後以其貨財爲此子同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故爲服期若異居其禮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其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則服



齊衰三月而已今經言有主後爲異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然既云皆無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

山陰陸氏曰言皆無主後則子亦是也然則繼父同居蓋亦爲之娶婦矣娶婦而有子亦異居焉